

般若智慧與人生(四)

沈善增

中國的父母，大多把子女視作他（她）的價值體現，前些年我們覺得這種意識是很落伍的，其實，對這樣的泊來的現代觀念是應該作些反思的。父母，特別是新時代的母親，應該有自己的事業、自己的追求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子女的身上，這種觀念背後，隱含著這樣的理念，你的價值是由你的地位、財富來決定的，不是由你的人格（是否有愛心是人格的主要方面）來決定的。你如果老年有名有利，子女自然會對你表示孝心，以換取更多的遺產繼承。如果你窮困潦倒、疾病纏身，那麼，你在子女小時候待他再好，他也不會來理你。那麼，就算年輕時的追求沒有給老年帶來相當的榮耀富貴，至少也追求過、快樂過、享受過，也無怨無悔了。社會上確實有很多例子來支持這種理念，而且往往是在小時候受到百般寵愛的孩子，長大以後反倒忤逆不孝。但如果再深入想一想的話，就可以知道，過度寵愛孩子的父母，其實他們對愛的觀念是不正確的。他們理解，父母對孩子的愛，就是讓孩子充分感到被愛，被

愛就是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，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，只知道幸福就是被愛，不知道幸福更來自愛人，愛的心智能力大大萎縮，一旦失去父母的愛，在社會上就覺得事事不如意、寸步難行。被愛的結果是自我中心，自私自利。而這樣的孩子社會競爭力往往又很弱，只能用自私自利的行為來對待愛他的父母，對父母作威作福，甚至虐待施暴，以發洩他在社會上競爭的失敗感。正確的父母對子女的愛，首先要培養他關愛他人的情感，學習從愛他人中獲得愉悅、看到價值，有了這樣健康的心態，他就能受用終身，他一生的幸福就有了源泉。我們們心想一想，如果你發現，活在這世界上，沒有人可愛，也沒有人需要你，哪怕你再有錢，知道子女親屬實際是在等你死去可分遺產，心中是多麼地悲涼。我們多數人可能感到難以逃避這樣的命運，其實要改變是很容易的。只要我們不把愛心的付出當作一種交換，要計較回報，要一拳來一腳去，而是當作一種興趣愛好，就像愛好唱歌、跳舞、作畫、打拳、釣魚一樣，習慣成自然地

與人爲善、成人之美、助人爲樂，你就可以從這個捧著金飯碗討飯吃的愛的怪圈中走出來，進入愛的良心循環。所以說，慈愛是越用越多，不用卻會枯竭的。你愛他人，他人必定愛你，你有大愛，你的生活必定充滿了愛。而沒有愛的生活，還能算生活嗎？人做到沒人需要你的地步，你的人生還能算是成功的嗎？

般若智慧還啓示我們，人應該自在的生活。

一切的苦惱，都能以「不自在」一言而蔽之。人爲什麼會不自在？就是束縛太多，而許多束縛恰恰是自己給自己加上去的。

佛經中對這種作繭自縛有很好的比喻，就是《金剛經》說的「以筏喻者」，筏子是爲了渡河用的，渡過河去，再把筏子背在身上往前走，那就很愚蠢了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毛澤東同志有個很形象的說法：「放下包袱，輕裝前進。」就依靠這樣的理念，在解放戰爭中，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，不怕打破鐵罐罐，和敵人打運動戰，把城池當包袱扔給敵人，結果很快就戰勝了數倍於自己的敵人。這也可以算般若智慧在世間法中的運用吧。

由此可以引申到商場、引申到企業的經營。現在

的企業經營理念，是商場即戰場，商業競爭就是你死我活的搏殺，企業追求的就是最大的市場份額、最高的利潤、壟斷的地位。這都是製造哲學、游牧文化派生的理念。這樣追求的結果，即使取得了行業壟斷地位，行外資金看到行業內生存空間很小，發展很難，就不進來了，就會導致行業的萎縮；沒有競爭的刺激，企業內部的產品更新換代的動力就自然減弱了，也導致行業的萎縮；何況多數企業在取得行業壟斷地位之前，已經被打倒了，它在千方百計打倒別人的同時，也培養了打倒自己的人。用中國的理念來說，現在商界通行的是霸道而不是王道。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，則是老子說的「上德不德」，真正的王者，扮演的是團體的調解人與仲裁者的角色，一定要超乎一己利益之上，而以整體的利益爲重。所以，某一行業的王者，不必是最大、最強的企业領導人，而一定是最公平、公正，衆望所歸，無形資產最高的人。他維護整體的利益，整體也要維護他的地位、威信，所以，他實際是最強大、最穩固的。這就是「無爲而無不爲」，無爲而無不爲，就是自在，世間法「自在」的中國式表述。

對我們小民百姓來說，自在地生活，首先是在現

有的條件下充分地享受生活的人生智慧，這樣可以少去許多焦慮、憤懣。盧梭說過這樣的話，一個人出門去旅遊，如果你認定到達目的地後遊玩才開始，那麼，一路上你可能覺得很勞累，而到達目的地後，也可能因為精疲力盡而玩興索然；如果你認定從出門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旅遊，那麼一路上你便會興趣盎然，入眼的無不是風景，到了目的地，更是興致高漲。我看到過一篇微型小說，也表達了這樣的意思。有位遊客看到有個衣衫破舊的人咬著煙斗在繁忙的碼頭邊閒逛，就問他，你為什麼不去幹活呢？那人說，為什麼要去幹活呢？掙錢呀。掙錢幹什麼呢？有了資本，可以投資，可以做生意呀。投資、做生意幹什麼呢？可以衣食無憂呀。衣食無憂了幹什麼呢？你就可以休閒，優哉遊哉。那人說，我現在不就優哉遊哉在休閒嗎？遊客無語。

這種人生態度，當然是小說裏寫寫的，在現實生活中實行不容易。禪宗將這種自在的人生態度稱為「一切放下」。初看起來，要一切拿起不容易，要一切放下還不容易嗎？拿著很重，還巴不得放下呢。但真要實行起來不容易。我看到過一則真實的故事，對主人公的人生態度深深欽佩。那是一位牧師，老夫妻倆住在一間小屋裏。教區裏的信徒覺得他們生活條件太寒碇了，幾次

送大房子給他，讓他搬去住，他都謝絕了。他說，我們老夫妻倆住這麼大的房子足夠了，為什麼要去住大房子？大房子要裝飾，平時要收拾，要增添許多麻煩，耗費許多金錢、精力，這樣的費心費力，何不用來伺候上帝，為教民服務，自己也能過上悠閒平靜的生活。能認識到這樣的道理的或許還有，能按這樣的道理去做的極為稀有。但懂得自在生活之理的，總比不以為然的好，生活中遇到煩惱容易想得開。而真要享受到自在之樂的，唯有去實行自在之道。

以上是我學習般若智慧，聯繫世間法的一些感言。我還寫過兩篇對話體議論文《命運之問》、《幸福之問》，附在後面，就教於讀者。「命運」、「幸福」是說不完的人生大題目，我的議論也卑之無甚高論，只是試圖用邏輯推理的方式，來梳理一下，比起隨感式的文章來，可能更適應愛好理性思考的讀者的口味。我覺得當前在充分認識、充分肯定中華民族擅長形象思維、悟性思維的特性的同時，提倡理性思維，是很有必要的，這個問題，我在《幸福之問》中也捎帶談到了。附錄兩文在後，也有這層意思。但這些實在是滄海一粟，無足掛齒。要領略佛教智慧的無限風光，還是要去讀佛經、去實修。祝有心者終滿宏願！

（全文完）